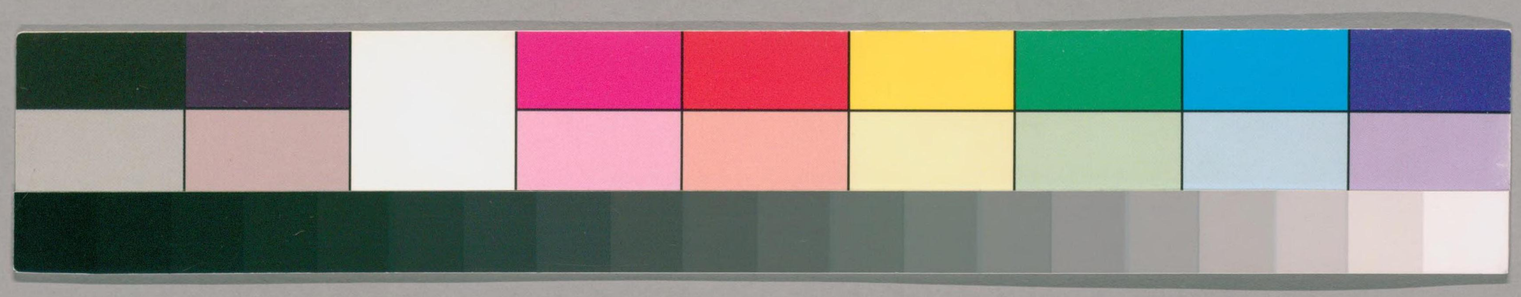

847
23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姓氏　公羊穀梁氏
相里氏　朱邪氏
郭姓號之轉聲　苻與符姓不可混
三字姓　釋氏
東漢少兩字名　一字字三字字
別字別號　避諱
生諱家諱　臨文不諱
五服爲行　姪甥
猶子　封贈
贈抗節者祖父母　封本生父母叔父母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貴不加親之誤
謚法
婦人謚
岳鄂王定謚忠武
誥敕
特謚私謚
關壯侯定謚神武
明季謚用神號

姓氏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陳直齋跋姓源韻譜（唐張曲江公撰）謂古者賜姓別之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是也後世賜姓合之漢高帝命婁敬項伯爲劉氏是也惟其別之也則離析故古者論姓氏推其本同惟其合之也則亂故後世論姓氏識其本異自五湖亂華百宗蕩析夷夏之裔與夫冠冕輿臺之子孫混爲一區不可遽知此周齊以來譜牒之學所以貴于世也趙氏彥衞曰姓與氏後世不復別但曰姓某氏雖史筆亦然（日知錄云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爲一本紀于秦始皇則曰姓趙氏于漢高祖則曰姓劉氏）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847
236

按史記帝紀註引春秋左氏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註者曰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自出也解春秋者曰因生以賜姓者謂若舜之嬀禹之姒伯夷之姜是也胙之土而命之氏者若舜之有虞禹之有夏伯夷之有呂是也于字則叔牙季友展無駭臧僖伯是也于謚則文武成宣宋戴惡衛齊惡是也于官則司馬司徒之類是也詳此諸侯既命于天子爲某公侯則是命之氏矣諸侯位卑不得賜姓其有以王公及以字爲氏或以官以邑爲氏者既無土可分則姓與氏無別註史記者所以有族者氏之別名之語也姓者統百世如周姓姬是也氏所以別子孫如魯衛毛聃邘晉應韓之分是也又春秋時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此諸侯不得命氏而得命族之例也若夫易云黃帝堯舜氏作堯舜雖非姓氏既是天子當一代稱曰堯舜氏義亦通此又不拘姓氏之例也

公羊穀梁氏

朱竹垞曰羅長源撰路史炎帝之後不言有公羊穀梁氏

羅子蒼識遺云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
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腳疑爲姜假託然自高傳子平平
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見于戴宏所記而班氏古今
人表載有二子居第四等計劉氏宋氏世本亦必載之未
必假託也

相里氏

莊子書言相里勤之弟子韓非子言有相里氏之墨是相
里氏東周時卽有之今汾陽縣有大相里小相里二村安邑
縣北三十里亦有相里村相里氏子孫千有餘歲尚數十家聚族居焉
考北齊寺碑題名亦多相里氏晉建雄節度使相里金墓汾陽小相里之
北碑云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庭堅庭堅仕堯爲大理官至殷
殷末有理徵爲殷伯其孫仲明逃紂之既故去玉而稱里
氏至周時晉有大夫里克其妻成氏攜小子季連避地居
于相城時人遂呼爲相里氏相里武爲漢御史相里覽爲
十六國前趙偏將軍

朱邪氏

西突厥沙陀部有朱邪氏其始生于雕窠中酋長以爲異
使諸族傳養之遂以諸爺爲氏言非一父所養也後訛諸
爲朱訛爺爲邪唐末朱邪赤心爲部落所嫉舉族歸唐授
雲州刺史咸通九年桂州戍卒龐勛亂赤心討平之賜姓
李名國昌以爲大同軍節度使轉振武軍節度使卽克用
之父也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郭姓虢之轉聲

唐書宰相世系表平王求虢叔裔孫序封于陽曲號曰郭公虢謂之郭聲之轉也然則西周但名虢東周始兼名郭逸周書等稱郭叔者後人據已改之名稱之耳按隸釋郭輔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食采于虢武王錫封後世謂之郭虢通作郭也高誘註國策言郭虢之古文也蔡中郎郭有道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故通志氏族畧謂春秋有郭公遂以爲氏或云虢爲晉所滅公子醜奔周遂爲郭氏今虢氏無聞惟著郭氏

苻與符姓不可混

晉書載記苻堅其先有扈之苗裔因家池中蒲生長五丈遂以爲氏其祖蒲洪又以讖有草付應王之文改而姓苻後漢黨錮傳符融其先魯頃公孫雅仕秦爲符璽郎因而姓符故宋王楙野客叢書曰苻堅之姓從草符融之姓從竹二姓固自不同而唐義陽郡王苻璘碑合從竹而書作苻而苻堅之苻又有書從竹者皆失于不契勘耳金石文字記謂漢碑隸書率以竹爲廿少有從竹者如符節字皆然今前漢書符瑞多從廿魏晉以下眞書碑亦有書符節爲苻節者蓋古者皆通用故耳古不見通用後人趨從省便耳至顏元孫干祿字書謂從草者爲姓從竹者爲印則未之察也符融之符獨非姓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三字姓

万紐于乙速孤兩氏皆出北魏後周有驃騎將軍万紐于瑾（万讀若萬金石錄金石史遂書作萬紐于非是）齊有前軍都督右武侯乙速孤安唐有開府右武侯左車騎將軍乙速孤晟右武衛將軍上柱國乙速孤行儼按万紐于瑾者唐瑾也後周書本傳時燕公于謹勳高望重朝野所屬白文帝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歎異者久之賜瑾姓万紐于氏行儼本姓王氏太原人五代祖顯仕魏爲驃騎大將軍賜姓乙速孤氏安晟行儼皆其後也又後魏書有步六孤氏後改爲陸氏西方有步鹿根氏後改爲步氏北齊書有步大汗氏見廣韻後魏有壹斗眷氏見姓苑

釋氏

葉石林避暑錄話曰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者如支遁本姓關學于支謙爲支帛道猷本姓馮學于帛尸利密爲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爲稱者自不知其爲姓也

東漢少兩字名

王氏懿野客叢書曰後漢人名無兩字者或謂以王莽所禁故爾（見陳正敏遯齋閒覽）僕觀匈奴傳莽奏今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字名或者之說不

爲無據僕謂莽竊取國柄未幾大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凡蠹僞之政一切掃除不應獨于人名尚仍莽舊然後漢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然非爲莽也然就傳考之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平字公游此固曉然二名者而又有薊子訓計子勳費長房之徒是後漢非絕無二名也歐陽集古錄趙氏金石錄所載東漢碑刻凡稱二字者必曰漢人之字歐公跋楊震碑陰謂賈伯錡劉顯祖凡若干人疑其所書皆字僕固不敢謂然蓋觀武梁碑其間言孝子仲章季章立孫子僑躬修孝道焉有子孫于父祖墓碑中稱字者乎疑歐趙諸公未深考爾

一字字三字字

池北偶談曰筆記云錢勰字穆范祖禹字淳本皆一字字古如爰絲房喬顏籀劉乂之類皆一字字也今文士有寶應陶澂字季萊陽董樵字樵皆以布衣遊都門初不相識予爲介之二君遂賦詩定交余按容齋隨筆謂古如陳勝字涉項藉字羽彭越字仲張歐吳廣枚乘字叔朱雲字游爰盎字絲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之類甚多卽論語中管仲曾晳皆是人習不覺耳又龍川別志有隋時道士屈突無爲字無不爲晁景迂一字伯以父見陸務觀文集劉敞劉攽兄弟字伯貢父仲原父見歐公所作原父墓誌前涼張天錫字公純嘏見十六國春秋此又三字字也陶一字昭萬有太原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別字別號

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註云秦處士之號史記索隱云甘茂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范蠡去越自稱鴟夷子此後人別號所昉乎祝氏允明曰道號別稱古人間自寓懷如因性急而以韋自勉性緩而以弦自厲之類非謂敬名設也今人不敢名亦不敢字必以號稱雖尊行貴位不以屬銜爲重而更重其所謂號大可笑也士大夫名實副者固多餘惟農父不然外自閭市村隴嵬人瑣夫不識丁者莫不有號兼之庸鄙狂怪松蘭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則弟必水伯松則仲必竹有名木者號曰半林有姓管名簫者號曰四竹不尤大可笑也哉近聞婦人亦有之向見人稱冰壺老拙乃嫠媼也又傳江西一令訊盜盜忽對曰守愚不敢令不解問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也乃知今日賊亦有別號矣如此風俗未知何時可變

避諱

葉榮甫曰周人以諱事神然雝詩言克昌厥後噫嘻言駿發爾私何以不爲文武諱耶至于周禮一書七月一詩皆周公作也禮有昌本之菹詩有觱發之詠皆不之諱者蓋周去古未遠雖曰文爲之備尚遺朴畧之風其避諱固未如後世之悉特不敢指曰文王昌武王發若泛用二字則未之諱也如穆王名滿其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諸侯亦有衞侯鄭雖曰魯以獻武廢二山是特當時爲尊者諱故

改具敖之名而承襲不易厥後魯國又有公孫敖亦足以見泛而言之未嘗諱也後世諱政而改正月且易其音視周爲密矣觀王嘉上封事無敖逸欲有國是固爲高祖諱矣及韋孟諷諫詩有曰總齊羣邦自是而下犯高祖之諱者凡五六孟當楚王戊之時去高祖爲未久而獨不之諱豈漢初懲秦苛禁凡事簡易其避諱亦未如後世之悉至武帝諱徹遂改徹侯爲通侯見蔡邕獨斷自是之後所諱遂密于前與觀漢書蒯徹謂之蒯通固爲武帝諱矣至于景帝名啟史記謂之微子開而漢紀元封元年詔書有夏后啟母石之言何爲不避之耶顏師古謂史追書之班固非漢臣子與況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國與萬邦作孚之類皆不爲始祖避何耶唐陸贄論閼中事宜曰與理同道罔不興詰釋趙貴先罪狀曰咎從罔理韓文進士策問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與治字皆易爲理避高宗諱也然韓文潮州上表有曰朝廷治平曰爲治曰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賀卽位表云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惟素自代曰文學治行衆所推與舉韓泰自代曰悉心爲治何爲不避之耶文中宗諱顯而韓文袁州上表曰顯文頻煩舉韋覬自代曰顯映班序至柳子厚鼓吹曲溼水黃簡云義和顯曜乘清氛皆犯中宗之諱何也韓公羅池廟碑曰其日景辰矣而賀慶雲表乃曰其日丙戌子厚平淮夷雅曰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人矣而

韓賀卽位表乃曰以和萬民又何耶是二者容或刊行之誤而顯治二字用之非一不應皆誤也當俟知者質之

生諱家諱

生名死諱周制也故曲禮卒哭乃諱而吳楚材彊識畧言漢西嶽碑云宏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毅毅時尚在也又趙明誠金石錄謂漢碑生而稱諱者甚多因引孝宣元康二年詔曰其更諱詢初諱病已後更諱詢以爲西漢已如此至于家諱之見于諸家文字者尤衆邵氏博曰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改趙談爲趙同范蔚宗父名泰改郭泰鄭泰俱爲太杜甫父名閑故詩中無閑字其曰鄰家閑不違者坊刻之譌古本作問不違也曾閔朱旗北斗閑古本作北斗殷也李翺父名楚今故所爲文皆以今爲茲按翺父諱楚金非今茲之今此或諱嫌名耳獨韓退之因李賀作諱辨持言徵不言在之說退之父名仲卿于文不諱也曹志爲植之子其奏云幹不植彊不諱其父名也呂岱爲吳臣其書云功以權成不諱其君名也又王氏明清曰歐陽公父名觀文多避之如云碧落碑在絳縣龍興宮之類蘇長公祖名序文多云引或作敘

臨文不諱

顧徵君金石文字記題顏氏家廟碑謂魯公自父以上並直書其名而加諱字其他伯叔羣從悉名之又云予讀張燕公集有唐贈幷州刺史先府君碑首曰府君諱隲字成

隲又有周通道館學士張府君墓誌說之曾祖首曰君諱弋字嵩之又有唐處士張府君墓誌說之祖曰曾祖徵君諱子犯祖河東郡從事諱俊父通道館學士諱弋並直書其名而加諱字唐文粹載陳子昂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文曰公諱元敬字某五世祖太樂生高祖方慶方慶生曾祖湯湯生祖通通生皇考辨又有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墓銘序曰君諱嗣字弘嗣皆直書其名惟父加一諱字劉禹錫集有子劉子自傳曰曾祖凱官至博州刺史祖鍠殿中丞侍御史父諱緒浙西鹽鐵副使贈吏部尚書亦惟父加一諱字白居易集有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曰高祖諱建曾祖諱士通祖諱志善父諱溫公諱鍠卽居易之祖又曰長子諱季庚襄州別駕事具後狀其襄州別駕府君事狀曰公諱季庚字某鞏縣府君之長子卽居易父李翱集有皇祖實錄一篇其首曰公諱楚金蓋古人臨文不諱而子昂禹錫自祖以上不加諱字又所謂不逮王父母則不諱者也臨之以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故晉荀偃禱稱平公爲曾臣彪今人自述先人事狀而使他人塡諱非古也

五服爲行

唐宋以前多序五服兄弟爲行少陵集所稱高三十五詹事元二十一曹長之類是也

姪甥

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

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姪甥唯施于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古者兄弟之子皆曰子朱子語類謂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宜稱從子爲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

猶子

劉共父刊二程集改姪爲猶子朱子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亦無云猶子者按猶子二字始於檀弓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然論語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似當爲師稱弟子之辭而弟子亦可稱師爲猶父蓋檀公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封贈

洪景盧曰封贈先世自晉宋以來有之迨唐始備然唐世贈典惟一品乃及其祖餘官只贈父耳長慶後稍變通權德輿罷相爲檢校吏部尚書興元節度使表納檢校吏部尚書請回贈其祖倕詔不許納官而贈倕爲尚書禮部郎中此後世貤贈之始也白樂天集亦有戶部尚書楊於陵贈其祖爲吏部郎中祖母崔爲郡夫人制詞然德輿身爲檢校吏部尚書而贈其祖不過禮部郎中於陵爲戶部尚書而贈其祖不過吏部郎中則亦不能以子孫之官全贈其祖也宋史李虛已當南郊恩封請罷妻封以授祖母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瑊少孤鞠于祖母王氏及登朝乞以妻封回授趙概逢郊恩當任子進階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詔皆許之後遂爲例此則宋時可以己官全贈其先較唐制又稍優矣元許有壬言今制封贈祖父母降于父母一等則元時封贈先世亦尚有差別我　朝甲令一二品封三代三品以下封二代六品以下封一代皆全用其本身官秩并許以本身封典回贈其祖則例封一代者實亦得封二代矣見陔餘叢考

贈抗節者祖父母

明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周公順昌既以死璫難贈太常寺卿其子茂蘭刺血上書請封三代故事贈官死忠諫經卹蔭者其父母妻室俱准給封贈予以應得誥敕而不及其祖父母故三代之請有旨命所部查會典具覆而會典無是例也茂蘭慟哭繙會典自夜達曙忽得一例云凡以死勤事抗節不屈身死綱常者其卹典取自上裁踊躍曰然則惟上優之耳遽揭所部匄據覆而上果破例令所部從優給贈三代一時死忠者皆得援例請全給其例從茂蘭始見西河文集

封本生父母叔父母

宋王氏椓燕翼詒謀錄曰皇朝以孝治天下篤厚人倫子之出繼他人者得封贈其本生父母此前所未聞也李文正昉爲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叔母謝氏故陳留郡君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爲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與追榮太宗皇帝嘉之淳化四年二月乙丑詔贈超爲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大夫人然此猶因昉有請而從之也至眞宗天禧元年八月辛未詔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無嫡母繼母者許敘封本生之母（指側室之子言）則四海之內均沾寵惠雖于古禮違悖亦忠厚之至也明大臣中移封大父母者有大學士楊士奇少保朱衡太宰張翰其庶僚移封本生父母者京官起于嘉靖中修撰諸大綬外臣起于萬歷中長垣令劉學曾異途起于嘉靖中都事歐陽念鳴贊喬可躋　又歐陽文忠修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既貴乞以一官同贈以報其德詔從之乃自員外郎贈郎中又王沂公曾爲參知政事改葬叔太子中舍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詔贈宗元工部員外郎嚴氏懷仁縣太君按本生祖父外別有移封者唐李德裕爲荆南節度使遷當追贈奏乞同贈其兄故楚州刺史德修詔贈禮部尚書劉總奏請追贈其外祖溪州刺史張懿乃贈懿工部尚書其妻李氏趙國夫人

貴不敢加親之誤

邵氏博聞見後錄呂汲公當遷祕書丞乞用其官易母封邑（卽今贈）朝廷從之中外以爲美事獨劉敞原父曰禮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不敢以己貴而加諸親也今君之舉孝矣于禮若屈奈何又法未當封亦非所以尊之也呂公聞之嘆服自以爲不及終身重敬原父之

學韓氏如璜曰先儒謂父無爵若以己爵加之是欲尊親而反卑之爾是何言哉追王追封之典非以己爵加之乎以己加之而不可將追王追封皆已孤暴貴之所不敢出乎人子以其身貴而貤恩以貴乎其親是亦申罔極之情於萬一矣

誥敕

陽湖趙氏曰　本朝之制凡內外文武官所得誥命皆有撰定文字各按其品級塡寫雖有大勢力者欲增損一字不能所以杜浮僞之風也按宋史孫洙傳百官遷敘用一定之詞洙建言羣臣進秩事理各殊而同用一詞或一門之內數人拜恩而格以一律殊爲苟簡詔自今封贈蔭補每大禮一易他皆隨等撰定是宋制所謂大禮一易者蓋亦有一定誥詞至明則否湧幢小品云國朝文臣誥敕窮工極巧大失絲綸之體高拱張居正雖皆有禁終不能改惟勳戚武弁勒爲定式篇篇一律卽王府至重然親王而下壙志亦有定式未免太泥倘有應敘功蹟從何記載乎則前明之有定式者惟勳戚武弁而文臣皆隨時撰作毋怪乎諛詞滿紙也明史許士柔傳故事贈官誥屬誥敕房中書職掌崇正初追恤被魏閹所害諸忠臣則翰林能文者亦爲之後中書以爲侵官崇正三年仍命誥敕中書爲之　本朝則誥敕不論文武皆有定式而碑文祭文臨時令翰林諸臣撰擬于禁絕諛僞之中仍不沒人之實可謂盡善矣

諡法

釋名古者諸侯薨天子論行以賜謚惟王者無上故于南郊稱天以謚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謚其父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也支允堅異林曰夏商繼世之君未嘗立謚至周始加謚而有幽厲之名秦人鑒此謂以子議父臣議君也遂去謚法後世自漢以下帝王謚號非易代之日有美無惡若增累美謚蓋始于唐代宗時顏眞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壼始增祖宗之謚至元宗末奸臣竊命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蓋稱其至者故也今謚號渝古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時皆從眞卿議獨袁傪謂陵廟玉册皆已刊刻不可輕改事遂寢以下多言臣謚王文簡曰謚法漢制雜見于白虎通獨斷諸書唐宋則太常博士議之考功覆定而後上之明制大臣之喪禮部以謚請既報可則內閣以三謚列上而人主自擇之洪武初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乃得謚自姚廣孝胡廣始後文臣亦多有之然皆出恩賜

本朝率沿明舊其大畧也然而古今有不能盡同者士冠禮曰生無爵死無謚唐則養德邱園聲實名著者得謚先生宋林逋徐積蔡沈元韓性杜英許謙胡炳文諸人皆以隱逸特謚前明官必三品例始得謚自餘翰林有講幄舊勞者死建言死封疆死王事者亦得予謚至邱園之得謚者鮮矣此其不同一也古者謚具美惡所以寓褒貶示勸戒而其後則有美而無惡此其不同二也古謚有六家蘇洵芟其重複凡所取者一百六十八謚鄭樵又增損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爲上謚百三十一中謚六十四下謚六十五迄于明代所存者僅六十八謚今則又減于前此其不同三也明制翰林官始得謚文然有不翰林而謚文者劉忠愍球是也一代之制異同如此　本朝則閣臣雖不由翰林皆得謚文此其不同四也婦人古有謚自戚里外如虞潭母孫之謚定李思齊妾鄭之謚貞烈皆有瑰瑋之行而其後乃僅以爲阿保恩澤之私此其不同五也又有疑者郯特牲曰死而謚之而春秋衞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析朱鉏曰成子生而謚之又何說也大戴禮曰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春秋之世乃有以作亂彼誅而得上謚如崔武子欒懷子又何說也宋歐陽修卒議欲謚文以配韓愈常秩有私憾于修增一字爲文忠議者謂必黜此以待安石已而果然太常初議朱熹謚文正考功劉彌正謂熹當繼唐韓愈宜特謚文詔從之厥後周程張呂諸儒謚皆一字此以一字爲貴也京鍔謚文穆其子請避家諱改謚文忠言者謂楊億鉅儒既謚文議者欲加忠竟不與加一字尚不可況二字極美乎此以二字爲貴也明制謚親王一字郡王二字此又以少爲貴也世宗惑道教邵陶二眞人濫及四字此又以多爲貴也又何說也至　本朝賜謚尤在獎忠義以風有位　世祖定鼎之初卽下所司定勝國甲申諸臣之謚康熙中監司殉難若葉映榴之謚忠節陳啟泰陳丹赤之謚忠毅皆非常典所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以教忠者至矣

特謚私謚

梁書裴子野傳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謚子野以令望特賜謚貞子陶宏景賜謚貞白先生劉璵賜謚貞簡先生北史李謚賜謚貞靜處士此則官位例不及謚而出于特恩者乃後世特賜謚之始也後漢書夏恭卒諸儒私謚曰宣明君朱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曰文忠先生范冉卒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僉曰宜爲貞節先生陳實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共謚爲文範先生此又後世私謚之始也然私謚究非禮故荀爽嘗著論正之見後漢書爽本傳朱竹垞跋漢元儒先生妻壽碑曰私謚多出鄉人門弟子之私極辭肆意未有限量然稽之于古若展禽之謚惠黔婁之謚康降而東漢見諸碑闕者故友易名不盡加以上謚元儒先生其一也

婦人謚

顧夢麟中菴瑣錄曰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故得蒙夫之謚晉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謚春秋夫人有謚不復依禮故釋例云繫夫謚者夫人而已衆妾不合繫夫其聲子戴嬀有謚者皆越禮妄作也王彪之亦云婦人有謚禮壞故爾晉書賈充妻郭配宣不從夫謚又虞潭母謚定桓溫母謚敬南史駱文牙母謚恭此婦人有謚

粵雅堂校刊

之見諸史傳者也雖賢忒不同要非禮之正矣

關壯侯謚神武

程敏政曰後主景耀三年追謚關羽曰壯繆侯按謚法武功不成曰繆蔡邕獨斷名實過爽曰繆穆古通用若秦穆公魯穆公在孟子漢穆生晉穆彤在史皆爲繆蓋傷羽之死國故以壯繆節惠而宋岳飛謚武穆意與此同今乃諱之以爲惡謚豈理也哉若果爲惡謚則史不應云追謚之典時論以爲榮也然要不如我朝定謚神武之爲協也

岳鄂王定謚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

蕭相如身雖已死凛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祇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册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當稱忠武爲是見丹鉛錄

明季謚用神號

明武宗自稱大慶法王世宗自號聖智帝君宣宗故后胡氏賜號靜慈仙師萬歷中尊孝定皇太后爲九蓮菩薩崇正中尊孝純皇太后爲智上菩薩皆構殿于泰山碧霞元君宮後因更名曰聖慈

天慶宮又以皇五子悼靈王追贈爲孝孺悼靈王通元顯應眞君顧亭林謂以天子之貴帝后之尊皇子之冢若不足重而必假西域胡神之號以爲優崇所謂國將亡而聽于神者耶然視唐元宗稱上清弟子宋徽宗稱教主道君則已開其先矣

譚瑩玉生覆校

漢學
濂谿不以賢自命
朱子之學所得
朱陸異同
宋儒衛道之力
姚江學案
康齋聖門之獧
白沙出處合于道
蘇門之學
錢子仁論學
道學
二程不言道本茂叔
朱湘陶論朱學
宋儒用二氏語
李敬齋論性
陽明釋毀錄
白沙曾點之流
碧玉非聘白沙者
愼獨圖說
邵青門論諸儒

蠡勺編卷二十八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礽釗撰

漢學

掖縣王爾詹止庵曰鄭夾漈謂漢人窮經而經亡此言大非漢儒有家法七十子之大義賴漢以存窮經而經亡當在魏以後蓋荀虞之易亂于王輔嗣馬鄭之書亡于僞孔氏賈服之春秋淆于杜元凱其幸存者毛鄭之詩何氏之公羊鄭氏之三禮耳窮經當以毛何鄭爲主然後參以六朝唐宋元明諸儒擇其善而折衷焉庶乎可矣甘泉江藩子屏曰秦并天下燔詩書殺術士聖人之道墜矣然士隱山澤巖壁之間者抱遺經傳口說不絕于世漢興乃出言

易淄川田生言書濟南伏生言詩于魯則申公培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禮魯高堂生言春秋于齊則胡毋生于趙則董仲舒自茲以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六經五典各信師承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都儒士開橫舍延學徒誦先王之書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風焉爰及東京碩學大師賈服之外咸推高密鄭君生炎漢之季守孔子之學訓義優洽博綜羣經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晉王肅自謂辨理依經逞其私說僞作家語妄撰聖證以外戚之尊盛行晉代王弼宗老莊而註周易杜預廢賈服而釋春秋梅賾上僞書費甍爲義疏于是宋齊以降師承凌替江左儒門參差互出矣然河洛尚知服古

不改舊章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若輔嗣之易惟河南青齊間有講習之者而王肅易亦間行焉元凱之左氏但行齊地僞孔傳惟劉光伯劉士元信爲古文皆不爲當時所尚而隋書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知言者哉江都汪容甫嘗謂　國朝諸儒崛起接二千餘年沈淪之緒通儒如顧寧人閻百詩梅定九胡朏明惠定宇戴東原皆繼往開來者亭林始闢其端河洛圖書至胡氏而紬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惠氏也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

道學

周氏密曰伊洛之學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間盛矣其能發明先賢旨意溯流徂源議論講解卓然自成一家者惟廣漢張氏敬夫東萊呂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朱公尤淵洽精詣蓋其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學而一切收斂歸諸義理其上極于天人性命之妙而下至于訓詁名數之目未嘗舉一而廢一蓋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傳而伊洛之學至朱公而始無餘蘊必如是然後可以言道學此外有橫浦張氏子韶象山陸氏子靜亦皆以其學傳授而張嘗參宗杲禪陸又嘗參杲之徒德光故其學往往流于異端而不自知程子所謂今之異端因其高明者也至于永嘉諸公則以詞章議論馳騁固已不可同日而語矣世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于道學之名裒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扣擊其所學則于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于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爲僞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酷者也韓侂胄用事遂逐趙忠定凡不附己者指爲道學盡逐之己而自知道學二字本非不美于是更目之爲僞學甚至臣僚之薦舉進士之結保皆有如是僞學者甘伏朝典之辭一時嗜利無恥之徒雖嘗自附于道學之名者往往旋易衣冠强習歌鼓欲以自別甚者鄧友龍輩附會迎合首啓兵釁而向之得罪于慶元初者

亦從而和之可歎也已又曰嘗聞吳興老儒沈仲固先生云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眞可以噓枯吹生凡治材賦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龕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俗吏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爲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爲之說曰爲生民立極爲天地立心爲萬世開太平爲前聖繼絶學其爲太守爲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註四書衍輯語錄然後號爲賢者則可以釣聲名致膴仕而士子場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爲文則可以擢巍科爲名士否則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東坡亦非本色也於是天下競趨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爲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氣燄可畏如此然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顧率皆不近人情之事異時必將爲國家莫大之阽恐不在典午清談之下也其後師憲當國獨握大柄惟恐有分其勢者故專用此一輩人列之要路名爲尊崇道學其實幸其不才憒憒不致掣其肘耳以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仲固之言不幸而中嗚呼尚忍言哉

濂溪不以賢自命

廬山蓮花峯麓有水出自蓮花洞周元公築書堂于其上取故里濂溪之名以名之其後遂定居焉黃山谷濂溪詩小序謂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如光風霽月爲吏十五年

粵雅堂校刊

中歲乞身老于溫城又與元公書云公在溫城可過山致敬歸宗文老（歸宗寺在金輪峯南晉時有西域僧佛馱耶舍來廬山王羲之舍宅爲寺以居之雍正八年賜名瞻雲寺）吾邑張司馬維屏曰山谷勸元公見文老夫元公聖人之徒豈待取益于老僧哉然公因山谷之言遂與文老遊公生平出仕不卑小官論交不拒釋氏進則民物爲念退則山水怡情胸懷灑落遇物隨緣初未嘗以賢自命後因程子受業于公遂有濂洛之稱且謂得絕學之傳接道統之緒公當日未必存此見也嗚呼不自以爲賢此其所以爲賢與

二程不言道本茂叔

史稱汴人大中大夫程珦官南安通判時見周茂叔氣貌異之與之言知其爲聞道者使二子往受學卽明道伊川也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伯子嘗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是二程之學實淵源于茂叔矣顧正叔序其兄伯淳墓表絕不言所學由于茂叔但言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其自上古皇太后書亦謂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于遺經皆欲直接孟氏之傳雖以漢唐諸大儒無一足與其列者而何有于茂叔乎說者謂宋儒自大多此類

朱子之學所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朱子之學以得之延平李侗者爲最著不知其得于劉勉之致中胡憲原仲者爲尤早也勉之崇安人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禁止元祐學勉之求得其書每夜深俟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遂厭科舉歸耕結廬讀書人號白水先生朱松卒屬勉之以後事且戒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誨熹如子姪熹得道自勉之始憲安國從子紹興中入太學與勉之共習伊洛之說既而同學易于譙定遂歸故山力田賣藥以養親從遊者日衆號籍溪先生後與松交松將沒屬熹受學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爲久云

朱湘陶論朱學

朱澤澐字湘陶江南寶應人早歲勤學得程氏分年日程卽依次讀之數年而徧復博覽天文輿地諸書窮竟原委久之始有志于聖人之道讀朱子語錄反覆不厭數有心得嘗言世之名朱學者其居敬也徒矜持于言貌而所爲無方不覩不聞者離矣其窮理也徒汎濫于名物而所爲無體者昧矣于是有舍德性而言問學以爲朱學固如是者不知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觀朱子中和之說其于中庸之旨深乎故知居敬窮理只是一事窮卽窮其所存之心存卽存其所窮之理初非有二也知此則朱陸之辨可無辭費矣雍正六年　詔公卿各舉所知直隸總督劉師恕薦湘陶固辭弗應

朱陸異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朱子集羣儒之大成而二陸亦不可厚訾殆猶張之于程也雖所尚不同造就各異然象山鵞湖之會深詆朱子之支離及後祭恭甫有曰追維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商豈足酧議亦悟其初之異於朱矣朱子與項平父書言子靜專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爲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偏爾又與呂伯恭書言子靜好處自不可掩覆足敬服也今朱學大行于世而俗儒詆陸如楊墨噫亦寃矣康熙己未開史局秉筆者率齮齕陽明且及象山目爲異端霑化范明徵雪厓憤之作朱陸異同或問謂象山異于考亭非異于孔孟也譬之適燕者東人由于齊西人由于趙所從入之塗異而適燕則一也或言象山尊德性而畧問學是蹊于禪試觀象山集所載未嘗不教人讀書窮理使之理會文字也考亭以道問學爲事而非存心無以致知何嘗不尊德性乎各家弟子持其師說以爭勝非盡考亭本旨也陽明之是象山皆其求之心而自得者也既得于心而成爲陽明以之事君取友建功立業卓然于天地可傳于後世安在其異于孔孟而謂之爲禪耶孟子所以闢異端者謂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之爲世道人心患者果象山爲之乎陽明爲之乎操同室之戈拾唾餘之論欺冢中之枯骨肆尨舌之狂吠亦非考亭所樂聞也

宋儒用二氏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宋儒多取二氏語如周茂叔自無而有自有歸無乃李筌之陰符也張子厚淸虛一大乃莊周之太虛也朱子之調息箴乃老聃之元牝也中庸章句第十二章引程子此一節子思吃緊爲人處活潑潑地集註補謂程氏遺書原云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此本松溪無垢子心經註云旣不着有亦不滯空活潑潑地轉漉漉地圓陀陀地光爍爍地豈有盡耶又宗杲云不用安排不假造作自然活潑潑地常露現前至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又是波羅提語

宋儒衛道之力

百數十年來學人盛談攷據多尊漢儒詆宋儒歸安姚文僖公秋農獨持議謂三代以上其道皆本堯舜得孔孟氏而明三代以下其道皆本孔孟得宋諸儒而傳五代以後人道不至陵夷者宋諸儒之力至其著述之書豈得遂無一誤然文字小差漢唐先儒亦多有之未足以爲詬病詳見蕙雅堂集中宋諸儒論文僖所著有易原春秋月日表說文聲系說文考異諸書

李敬齋論性

元李治字仁卿引伊川易傳曰下愚而能革面何也心雖絕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而仁卿乃謂下愚畏威而寡罪爲與人同而知其非性之罪則聖人之生知賢人之克己亦非

性之功也由是言之性無與于賢愚惟盡性者有能與不能耳余以爲程子之說可與孟子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相發明至彼謂性無與于賢愚則仍是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論矣

姚江學案

陽湖惲氏敬曰陽明先生標致良知之說夫言致則不得爲良言良則不得爲致致良知之義豈可立哉孟子兼良能言之愛敬卽能也陽明先生去良能言之則其義不可立矣于是一變而爲良知卽未發之中未發豈有知耶再變而爲良知卽天理天理豈有知耶及無端自言之則曰人心靈明而已是良知不能該良能矣不能該良能必不能該性與情也又無端自言之則曰是非之心而已是良知不能該惻隱羞惡辭讓矣不能該惻隱羞惡辭讓必不能該性與情也其後及門更多支駢互相矛盾皆由于此故平湖陸清獻公深斥陽明先生爲禪而欲廢其從祀夫陽明先生之學是非可得而辨若以從祀言之聖人之門豈若是之小哉敬嘗觀禪有近于朱子理在氣先之說者如魯祖茶盞在世界前之言是也有近于朱子知在行先之說者如仰山行履在何處之言是也有近于朱子之論性與氣者如趙州有業識無佛性之言是也有近于朱子之論體與用者如潙山有身無用有用無身之言是也此皆議論之時枝葉波流偶然相及非爲學之本源故雖甚

粵雅堂校刊

近不可據此謂同于朱子若達磨所言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大鑒所言眞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眞性常自在此則本源之言與陽明先生良知之說無異故先生之學不得不謂之禪然而有與禪異者亦言戒愼恐懼亦言愼獨亦言禮亦言仁義亦言孝弟此則其異者耳至朱子之學其築矱繩尺與聖人之教同一轍惟兢兢然子子然嚴言之實而不敢高嚴言之紆而不敢徑嚴言之執而不敢通遂有與聖人不相似者敬嘗謂朱子本出於禪而非禪力求乎聖而未盡乎聖蓋以此也夫聖人之道固極其正者也然其大則如天地之持載覆幬焉再有宰我之過後人爲之宋儒所必擯也而以言語政事得爲高弟弟子曾子明孝道其後有吳起子夏好論精微其後有莊周七十子之徒有顏子驕施子恆琴子張是聖人及門固非若一人之言一人之行者豈得謂聖門之雜哉天地之道固如是也今觀浮圖之有功力者蓋異于衆人矣況其精大者乎是故釋迦達磨大鑒諸人苟世與孔子相及當有所以待之者而謂高明博大如陽明先生反不收在弟子之列不敢信也

陽明釋毀錄

長洲彭勤止定求其學出於湯文正斌斌出於孫蘇門奇逢奇逢出於鹿忠節繼善繼善之學則宗王陽明守仁傳習錄時有作書極詆陽明者勤止見而惻之以爲謂陽明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倡爲良知之說病其爲禪則良知兩言出於孟子將并孟子病之乎又謂明之亡不亡于朋黨不亡于寇盜而亡于學術意以此歸獄陽明嗟夫誠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說互相警覺互相提撕則必不敢招權納賄則必不敢妨賢虐忠必不敢縱盜戕民識者方恨陽明之道不行不圖誣之者顛倒黑白至于斯極也著陽明釋毀錄又勤止生平愛慕明七子作高望吟七章七子者白沙陳子陽明王子東廓鄒子念庵羅子梁谿高子念臺劉子榕壇黃子也朱竹垞曰王莽作金縢大誥以自擬于周公揚雄作太元法言以自比周易論語後之有取于雄者徒以其言之不詭于聖人爾世之儒者生無事之日匡坐而談性命之學及其既歿門弟子矜其迂腐之說巋然配食于孔氏之庭吾能必其言之不出于僞耶文成王先王揭良知之學投荒裔禦大敵平大難文章卓然成一家言傳所稱三不朽者蓋兼有之世儒講學率寓之空言先生則見諸行事者也廣濟金檢討德嘉嘗謂姚江之徒龍谿緒山假尊師煽羽翼土苴傳註糟粕前賢末流乃有何心隱李卓吾漭蕩潰決此豈姚江逆料所及哉

康齋聖門之獧

吳康齋應召入都大學士李賢以賓師禮待之時尹直爲編修來見令坐于側直大愠又知府張瓚謁見不得放歸後瓚募人代其弟投牒爭訟直一一筆之于所著瑣綴錄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且更甚其辭而康齋與弟友愛彌篤也見沈文慤跋語是爭訟本無其事也惲氏敬曰康齋先生其聖門之獧者乎平生刻苦自立所著語錄多返責之身心無後儒恣睢之習其聖門之獧者乎至與弟訟祭田一事世儒多爲先生設辭以解者此未得先生之意也先生爲宗子守祭田而弟鬻之以爲弟得罪于祖若父也己不得私焉而已大抵獧者必褊隘自律嚴律人亦嚴所見一有所執其潰裂必至于此夫家事與國事有不同者管蔡危社稷周公不得不奉王命以討之若家事則以恩彌縫之而已豈可較短長哉事過之後先生必有所欿然也又以爭訟爲有其事也姑並錄之以俟考

白沙曾點之流

太倉陸桴亭世儀著思辨錄其論白沙之學曰世多以白沙爲禪宗非也白沙曾點之流其意主于灑脫曠閒以爲受用其先本以居敬爲主詩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後來自成一家始以自然爲宗其所謂自然者誠也稍有一毫之不誠則粉飾造作便非自然而或者以放達爲自然非也彭允初曰先生固不諱言禪睡起詩云無奈華胥留不得起凭香几讀楞嚴贈鄒吏目詩云天涯放逐渾閒事消得金剛一卷經寄張廷實云胸中一部蓮花經江雲浩浩江泠泠蓋先生之學脫畧見聞期于自得此則先生之所自得也

粵雅堂校刊

白沙出處合于道

惲子居白沙先生祠堂記有明以來言學者人人殊矣然未有不致慎于五倫者虞書曰敬敷五教在寬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孟子曰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聖賢教人如此而已先生自正統十二年舉于鄉十三年赴會試景泰二年亦赴會試後更十五年至成化二年始赴會試此何爲哉蓋明代宗之立所以守社稷也于義本甚正然英宗歸而錮之南內則君臣之禮廢而兄弟之恩絶矣易太子則父子之道舛矣至英宗復辟輔之者幾如行篡焉于是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不可復明遂成一攘奪之天下嗚呼此先生之所以不出也憲宗則序宜

立者也故先生復出焉魯定公從亡于乾侯後昭公薨季氏扳而立之與明代宗英宗不同故孔子不仕于陽貨執政之時而仕于季斯悔禍之日若先生則非止避徐有貞石亨也人倫明而後道學正故先生爲大儒

碧玉非聘白沙者

惲氏敬碧玉說曰右碧玉揚本嘉慶二十年十月辛巳謁陳白沙先生祠登碧玉樓其裔孫禮所詒也玉以周尺度之厚半寸袤尺二寸首廣三寸二分微羨下射廣四寸劉之去首二寸强爲孔周二寸弱當孔之左右爲兩珥橫出五分强下迤之以放于射玉之質潛確類書所稱甘青玉色淡青而帶黃是也非碧玉南產倭奴西產于闐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蒼綠色也玉之澤手近之則津其諸記所稱水玉與謹按周禮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此言璋也黃金勺青金外朱內此言勺也鼻寸衡四寸有繅此合言璋勺也先鄭謂鼻爲勺之龍鼻後鄭謂鼻爲勺之龍口若則駔琮無勺無龍首經言鼻寸不可通矣古者謂紐爲鼻璋之鼻其以系繅與此玉兩珥各寸如璋之鼻射四寸如璋厚寸亦如璋當兩珥度之衡亦四寸如璋惟袤逾三寸敬觀淳熙古玉圖尺度多過于古者此玉之袤偶異而已經下文云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蓋天子大璋中璋邊璋皆有勺故以淉諸侯大璋無勺故以聘女此玉蓋古聘女之大璋也敬前在廣州問碧玉樓之故有言明憲宗以聘先生者及至新會考之志乘無其說白沙集碧玉樓諸詩亦無之先生既薨文在成化三年已言臥碧玉樓而憲宗之聘在十九年其非聘先生之玉無疑義矣先生詩言玉失而復得其諸先人之所畱遺與又曰唐書五行志上元二年楚州獻寶玉十三其一曰元黃天符形如笏長八寸有孔云辟兵疫按唐笏直宋始弓之笏頭亦微羨與此玉極似唐人妄加之名耳疑卽大璋也宋程棨三柳軒雜識有片玉長可八寸闊三兩指如刀有靶名抶衣古帝王既御袍帶以此抹腰無褶縐與此玉亦極似二說存之以質諸博古者

蘇門之學

孫啟泰名奇逢直隸容城人明萬歷中舉人時畿多內盜移家入五公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恩教既行盜莫敢犯順治初祭酒薛所蘊等交章論薦固辭弗應既而渡河率子弟躬耕蘇門百泉山老焉初與定興鹿百順交始自奮于學博觀約取尤篤信陽明之書病世之名朱陸者樹門戶競辨說不知反本乃著理學宗傳以周程張邵朱陸薛王羅念菴顧涇陽十一子爲宗自漢董申以降迄明季諸儒其謹守繩尺者次之橫浦慈湖諸儒論議有出入者又次之其言曰譬之歲功孔子備四時之令耶諸大儒各具春夏秋冬之一令耶次之二十四氣耶次之七十二候耶合之成歲功其學專務躬行歸本愼獨自言年七十以往每益十年而加密惟獨知之地不敢自欺無或懈而已四方來學者無賢愚開以性之所近與人無町畦武夫悍卒工商牧豎接必以誠故天下莫不聞風慕之康熙十五年年九十二卒

愼獨圖說

愼獨圖說十八章雲間倪元坦醒吾氏著上圖○純白者太極也下圖●外黑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也內白者心也性也仁也天理也良知也所謂獨也外黑者人心惟危也內白者道心惟微也黑多白少卽孟子所謂幾希也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所以愼獨也久之久之內白日充外黑日退大本立而達道行身心一太極也此愼獨之效也其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第六章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知幾者一念乍萌善便存惡便去是愼獨入門洗心者澄然湛然何思何慮也退藏於密者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以澄然湛然之體歸藏于坤也是愼獨究竟退藏則靜靜則明明則無所不照凡居于明者不見暗居于暗者能見明故易三百八十四爻以潛爲首今導引家亦言退藏而不能愼獨以洗心遂有播弄精魂而成隱怪者誤入迷途終不悔悟良可歎也第七章人心卽天心也人欲熾而天人分復其初者聖人也心天心言天言人能體聖心知天命矣畏聖言知帝謂矣然則非聖不足以見天乎非也人失其初而天未嘗不存所謂獨也獨者初念也知是知非知好知惡純乎天也繼念則非轉念更非皆人也非天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于靜時見于初發念時見惟愼獨則無時不見故君子之學莫先于愼獨

錢子仁論學

錢子仁名民嘉定人早孤年十三棄書學賈既長數爲鄉里所侮慨然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惟聖人乎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齋戒往禱願爲聖人之徒始取四子書讀之反觀默識日有省發陸清獻公知嘉定子仁從之論學又五年復往平湖見之清獻與之語多不合怪問其所由子仁曰公從朱子入民從尼父入耳嘗與友人書曰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作聖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基也誠正者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即物窮理其病在于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于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朱子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末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朱子教初學者即責以知既盡而後意可誠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滋甚又安可得而誠乎且堯舜之知不能徧物況初學乎此末合乎孟子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紛紛焉爭朱陸之異同是謂舍己芸人終亦必亡而已矣其篤于自信

如此

邵青門論諸儒

武進文學邵子湘曰道學之有異同自朱陸始也異同積而爲門戶自姚江以後始也（廣濟金會公檢討曰姚江之徒龍谿緒山諸子假尊師煽羽翼土苴傳註糟粕前賢末流乃有何心隱李卓吾澾蕩潰決此豈姚江逆料所能及哉）夫聖人之道大故曲成而不遺如愚之回多言之賜師之過商之不及皆得與聞孔子之道後世諸儒惟不得孔子以爲之依歸故紛紛至是耳假令陳白沙吳康齋王陽明與薛文清胡敬齋諸先生並游于孔子之門必皆爲孔子之所許夫諸先生同學聖人者也其流雖分其源則一彼學有是有非耶吾擇其是而已彼學果非耶吾守吾是而已奚爭爲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蠡勺編卷二十八

譚瑩玉生覆校

孔聖諡號
孔聖世襲
避孔聖諱
孔廟百石卒史
文廟祀典宜釐正
祭古聖賢
三皇廟
女媧廟
上帝
三清
魁星
西王母
神女廟
關神武廟
梓潼之神
天妃
華光神
城隍
家廟
顯祖顯考府君碩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影像　墓祭

古墓祭用寒食　前代陵墓守戶

番禺　凌揚藻　譽劍撰

孔聖諡號

魯哀公誄孔子曰尼父漢平帝元始元年加諡曰宣尼父（或言襄尼父）後魏太和十六年改諡文宣尼父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尊爲宣聖尼父明皇開元二十七年始進諡文宣王宋眞宗幸曲阜奠孔林謂近臣曰唐褒先聖爲王朕欲加諡爲帝何如或以爲不可遂增至聖文宣王明嘉靖九年改元武宗至大元年加諡大成至聖文宣王（見東都事畧儒林傳序）我　朝順治二年祭酒李若琳請更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神位（改大成殿爲文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光言改謚至聖先師孔子
避孔聖諱
廿二史劄記云金明昌中詔周公孔子名俱令迴避又詔有司如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著爲令此近代避聖諱之始也
孔聖世襲
胡三省通鑑註曰漢平帝元始元年封褒成君孔霸曾孫均爲褒成侯奉孔子祀光武建武十三年徙封褒亭侯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羨爲宗聖侯邑百戶晉世祖太始三年改封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爲奉聖侯孝武帝大明二年又以孔邁爲奉聖侯唐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謚孔子文宣王命其後嗣褒聖侯改封嗣文宣公宋初孔氏子孫襲封仍唐之舊仁宗至和二年納祖無擇之言改封孔子四十七世孫宗愿爲衍聖公無擇言前代封孔子後者在漢魏曰褒尊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鄒國公唐初曰褒聖開元中始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又以其後爲文宣公是以祖謚而加後嗣也遂改封宗愿爲衍聖公見東都事畧本傳明因之秩正二品永樂二年加一品金織衣其服織金麒麟袍玉帶則景泰中入朝拜賜自是以爲常
孔廟百石卒史
漢魯相乙瑛以孔子廟在闕里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

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
元嘉三年乃舉文學掾孔鮪任之金石文字記云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倪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臣瓚曰漢註卒史秩百石是也自水經註爲後人改作百
夫吏卒監本三國志及今本杜氏通典亦作百戶吏卒而
山東通志闕里志俱謂爲百戶卒史矣康熙甲子　聖祖
仁皇帝幸闕里謁廟畢首問漢碑所在時孔東唐尚任以
明經爲講書官後官戶部郎中引　上由奎文閣至同文門觀門
右漢碑尚任指是碑奏曰此漢元嘉三年魯相乙瑛置卒
史碑立于永興元年今尚文字完好百石卒史字凡四見皆明白無誤即史晨孔子廟後碑亦有守廟百石孔讚語今謂之百戶碑　上問何爲百戶碑尚任對曰歷代優
崇之典廟庭設官四員典籍以掌禮儀司樂以典樂舞管

句以掌屯田百戶以衛林廟謂之禮樂兵農四司觀此知
魯人亦謂爲百戶也至于今竟莫有從而正之者

文廟祀典宜釐正

王草堂曰宋時洪邁熊禾皆以爲顏曾升堂配享其父顏
路曾點仍列廡下安有子處父上之理明嘉靖間采其議
并伯魚遷入啟聖祠雍正元年改啟聖祠爲崇聖祠是矣以此推之孔忠
非夫子之兄子乎公冶長南容非以子妻之以兄子妻之
者乎今列兩廡子思之神其能安乎若遷三賢亦配啟聖
則伯魚子蔑兄弟也公冶南容姻婭也分同誼合情理不
允允協乎啟聖從祀者嘉靖庚寅進程珦朱松蔡元定三
人乃明道晦菴仲默之父萬歷乙未進周輔成一人乃濂

溪之父今闕里位次圖周居末座是以從祀之遲早論而
不以生時之先後序也其可乎（今各學崇聖祠兩廡從祀以周輔成爲首至于
正殿兩廡宋儒從祀者凡十八人今位次以歐陽文忠爲
首繼之以胡文昭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邵康節張明公
司馬文正楊文靖胡文定羅文質李文靖朱文公呂成公
陸文安張宣公蔡文正眞文忠然考其年文昭最長生太
宗淳化癸巳其次歐陽文忠生眞宗景德丁未康節生大
中祥符辛亥元公生天禧丁巳司馬文正生天禧己未明
公生天禧庚申純公生仁宗明道壬申正公生明道癸酉
楊文靖生皇祐癸巳文質生神宗熙甯壬子文定生熙甯
甲寅李文靖生哲宗元祐癸酉文公生高宗建炎庚戌宣
公生紹興癸丑成公生紹興丁巳文安生紹興己未蔡文
正生孝宗乾道丁亥眞文忠生淳熙戊戌是胡翼之長歐
陽永叔十四年永叔作翼之墓表稱先生實前輩也今永
叔居翼之上可乎邵堯夫視茂叔六年以長而長程伯淳
二十一年伯淳嘗稱堯夫曰先生之學汪洋浩大其生平
敬禮可知況伯淳之父與堯夫交好是父執也司馬君實
齒長十三年于伯淳爲先達張子厚齒長十二年又伯淳
之表叔也故伊川答子厚書云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
又云非侍坐之間從容辨析不能究也今皆居二程之下
可乎至張敬夫長呂伯恭四歲陸子靜少張敬夫六年今
乃列張于呂陸之後可乎夫從祀諸儒異代者既以朝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序同時者自宜以齒相先何錯綜失次若是之甚也或曰聖門重道不重齒故邵居周後而張居程下也不知闕里位次圖諸儒首左邱明唐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時孔庭配食止顏淵左邱明二人而周程列漢唐之後是明序代矣朱元晦居宋儒之第十三是明序齒矣若然則茂叔之上有翼之永叔獨不可有堯夫乎伯淳之上有翼之永叔茂叔獨不可有君實子厚乎蓋禮之無容疑者也或又云明崇正時以周邵二程張朱六儒改稱先賢位漢唐諸儒之上矣不知親炙者稱先賢私淑者稱先儒從祀之例不可紊也況元晦受業于愿中之門若列漢唐之上豈有弟子而僭越其師者是非禮之尊諒所不受安得與思孟之配享超升于七十二賢之例援彼証此乎至于孔子弟子親受業而未祀斷宜增者尚有顏何秦冉顏涿聚牧皮縣亶孔璇薛邦孺悲八人嘉靖九年罷秦冉顏何雍正二年復秦冉顏何增祀縣亶牧皮漢儒有功聖門已從祀而誤黜斷宜復者鄭元盧植二人嘉靖九年改鄭元盧植祀于其鄉雍正二年復鄭元以身殉經衛道而未議祀斷宜補者顏芝孔鮒尹焞三人也雍正二年增祀尹焞

祭古聖賢

唐禮儀志二月上丁日釋奠先聖孔子謂釋菜奠帛也丁取文明之義其次丁則祭歷代先賢八月秋祭亦然毛西河曰古于先聖有釋菜釋奠之禮不尸不舞不備儀物不卜時日自天子至中下士皆可行之則孔子先聖漢儒先

師在州縣官既主殷祭而學士亦隨可行今徒以官祭之故致不學之儒反謂私祭爲僭褻而州縣官亦遂禁士子入學私祭是尊而不親將古禮所稱入學贊師博習親師諸義悉蕩然矣仁和沈梅村曰元魏初祭孔子無限制至有禱禳以求福祚者女巫妖覡倡優鼓舞媟狎特甚至獻文帝宏卽位始詔祭孔廟止用酒脯不聽婦女合雜祈非望之福其公家有事自如常儀云云蓋所禁者惟男女雜遝禱祈鼓舞耳酒脯之祭固從民便也今欲入學祭則或致煩瀆惟擇堂宇選日爲位以祭其儀物則設饌奠酒必潔致芹藻以少存釋菜之意至于生其地如濟南伏生北海鄭康成游其地如諸葛忠武侯關壯繆侯之類亦可祭之

三皇廟

橫雲山人明史稿嘉靖間建三皇廟于太醫院北名景惠殿中奉三皇及四配句芒祝融風后力牧其從祀列兩廡傚貨季岐伯高鬼臾區俞跗少俞少師桐君雷公馬師皇伊尹扁鵲淳于意張機十四人在東廡華陀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巢元方孫思邈韋慈藏王冰錢乙朱肱李杲劉完素張元素朱彥修十四人在西廡我朝東廡傚貨季岐伯高少師雷公伊尹淳于意華佗皇甫謐公俞跗少俞桐君馬師皇扁鵲張機王叔和葛洪孫思邈韋慈藏錢乙劉完素李杲朱肱張元素朱彥修皆東向見大清通禮歲春秋仲上甲日禮部堂上官行禮太醫院堂上官二員分獻用少牢復建聖濟殿于內祀先醫以太醫官主之按洪武六年秋監察御史答祿與權上言伏羲神農黃帝盛德大業被萬世今天下社稷宗廟山川百神皆得享其祭顧闕三皇之禮闕焉宜于春秋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躬行祀事上納其言下廷臣議禮部尚書牛諒曰三皇開天元極有大功德于民京都有廟宜令太常掌之伏羲以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春秋享祀三皇以太牢配以少牢帝乃命建歷代帝王廟于皇城西爲室五中一室以居三皇焉是三皇之祀原在帝王廟中此特領之于醫又別建三皇廟爾

女媧廟

陽湖趙氏曰三皇本紀女媧氏亦風姓有神聖之德代宓羲立號曰女希氏以木德王是女媧古帝王之聖者風俗通云女媧禱祀神祇爲女婚姻置行媒自此始路史因之謂女媧佐太昊禱于神祇而爲女婦正姓氏職婚姻是曰神媒則女媧亦創置婚姻媒妁之人而非女身也自王充論衡引董仲舒之說雨不霽祭女媧謂仲舒之意蓋以女媧古婦人爲帝王者男陽女陰二氣爲害故祭女媧以祐也于是北史祖珽謂陸令萱實婦人之英傑者女媧以來未見其比郎伊川易傳于坤六五亦云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則俗訛女媧爲婦人久矣按康熙壬申太常卿金德瑛奉　命祭歷代帝王陵寢使還上疏曰臣見女媧氏陵前寢宮中塑女像旁侍嬪御鄉愚奉爲求嗣之神等諸淫祀竊思斷鼇煉石雖聖人所不言和樂誅兇豈當陽爲女德推其命氏蓋如姚姒姬姜之倫遠在洪荒難求日角龍顏之肖理宜毀去舊像設立牌位黷褻私祈概行

粵雅堂校刊

禁絶仰符　聖主尊崇古聖之心永飭守臣蠲潔烝嘗之典事下禮部議從之

上帝

程子曰帝者氣之主也又曰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帝言其主張子曰上帝卽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朱子曰周禮上帝是總言帝五帝是五方帝昊天上帝只是天（鄭鍔曰以其氣之浩浩曰昊天以其位主乎上曰上帝）鄭康成以昊天上帝爲北極非也北極星只是言天之象又漢時太乙便是帝如今郊祀增成十帝一國三公尚不可況天而有十帝乎按唐禮志謂讖緯亂經鄭康成主其說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康成以爲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康成以爲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

三清

明宏治中詔撰三清樂章徐溥等言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矯誣甚矣按老聃得久視長生之道百有餘歲朱子謂莊周明言老聃死則人鬼爾道家列爲三清位于昊天上帝之上何哉

魁星

日知錄言世所奉魁星立廟祀之又象魁而取之字形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鬼舉足而起其斗其意本爲文而祀乃不于奎而于魁宜今之應試獲中者皆不識字之人也世傳金侍郎甡其次女幼時一日于中庭忽大驚怖家人問之云見一藍面人從天而下以魁星像示之云所見同是年壬戌科公得會狀然獨次女見之未喻其故後女適汪康古庚子科公外孫汪如洋亦得會狀乃悟魁星示象而次女獨見者蓋狀元之女而又狀元之母也其信然耶否耶唐以前狀元未設而魁星果何所職耶足博一笑近亦有改魁爲奎者然李仁卿古今黈謂奎十六星在西方天之武庫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兵主溝瀆其象與圖書文章不相涉按孝經援神契亦有奎主文昌之語倉頡效象宋均註奎星屈曲相鉤似文字之畫故顧氏猶有取焉要不若北方元武七宿璧二星九度文獻通考謂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石氏星經亦謂其明則王者興道術行圖書集國多君子而世莫之祀也何哉

西王母

西王母始見山海經世以爲女仙之宗者由列子及汲冢周書啟之也考爾雅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是西王母乃地名而非人名漢貳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母寡亦其王之名母寡耳未可以其名母寡而遂以爲女王也其見于祠祭則漢哀帝時民間相傳西王母行籌經歷郡國西入關至京師遂會聚祭西王母今則處處有祠廟矣而塑像皆作美婦人緣集仙錄諸書載其服物居處備極都麗故從而盛飾之然山海經云狀如人虎齒狗尾蓬頭戴勝善嘯穆天子傳註亦云虎齒蓬髮吾以爲世有邂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相遇者當深避之不遑何穆王漢武欣慕若是乎

神女廟

神女廟在巫山縣城西三里許之高唐觀舊燬于兵後始構茆屋三楹西向冠帔儼然有嘉靖中范守已碑極辨神女是王母第二十三女爲雲華上宮夫人嘗命其侍大翳庚辰童律虞余等佐禹治水有大功德于人不應緣宋玉微詞以兒女子褻之王新城亦謂六朝唐人詩多言入夢之事白樂天刺忠州浙峽未至士人繁知一先題詩廟中云忠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早排雲雨候清詞時人傳爲佳話至二蘇乃作詩正之子瞻云上帝降瑤姬來處荊巫間神容豈在猛玉座幽且閑

子由云堯使大禹導九川石隕山墜幾折股丹書玉笈世莫窺指示文字相爾汝騷賦之詞不必深辨也舊廟本在十二峯下去縣東四十里范石湖吳船錄載之甚晰

關神武廟

洪氏亮吉曰余戍伊犁所過鎮堡城戍必有廟祀神武侯兩壁必繪二神一署曰平神武子也見裴松之註三國志所引蜀記一署曰周倉則宋以前悉無可考僅見于元人所作演義神其說者謂近世山西人掘地得周墓有石碣焉亦附會不足信吾鄉有里儒撰神武世系據吳志魯肅傳云爭荆州日坐有一人云云遂定爲周倉夫陳壽固未嘗標姓名則百世下何由知之此眞里儒之見矣余前奉

使貴州過鎮甯州關索嶺嶺有廟香火極盛土人及方志皆云神武子也正與周倉事相類並不足信

梓潼之神

世傳梓潼之神姓張氏諱亞子越巂人因報母仇徙居劒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姚萇至蜀憩梓潼嶺神衣布衣道旁語萇曰秦人無主康濟其在君乎萇既稱帝求之勿獲遂立廟梓潼嶺上唐明皇西狩追封左丞倕宗入蜀神著靈異因脫佩劒賜之封濟順王王鐸蕭遇咸賦詩刊石而李商隱詩亦載神以鐵如意贈萇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王或又言神卽張仙諱惡子祈子者恒禱之而道家謂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掌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帝君由是天下學校亦有祠祀之者陸稼書曰斗魁戴筐六星爲文昌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月令季冬之月星祀天之神祇鄭康成謂司命司中與焉然則文昌者天神也梓潼者人鬼也合文昌梓潼而一之不經甚矣卽謂以之配文昌如棄之于稷句龍之于社然自孔子而下宜莫如四配十哲及兩廡從祀諸賢擇一而配可也于梓潼何有哉以梓潼配文昌猶不可而況直呼梓潼爲文昌而不復知有戴筐六星司命司中者耶

天妃

天妃之神不一毛西河太史得勝壩天妃宮碑記言神名天妃舊傳秦時李丞相斯子登封之頃出玉女于岱山之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巔所稱神州老姆是也特以地祇主陰故妃之此一天妃也三韓張立菴學禮使琉球記言出海次猴嶼祭天妃天妃姓蔡氏此地人爲父投海身亡後封天妃此又一天妃今世所傳湄州天妃則莆田林氏女契元典而爲水神西河謂此乃後人所附會者然自宋元祐以後久載祀典我朝亦累加封秩康熙中新城王尚書官侍讀時撰諭祭文云惟神鍾奇海岳綏奠閩疆有宋以來累昭靈異蓋亦指湄洲言之也又明以正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祭天妃今三月猶然而知正月者鮮矣

華光神

香山黃文學芝撰粵小記曰里閈于八九月命巫禳火眚以祀華光神神白皙少年衣白衣當額中多一目左執戟右捧金蓋西方金神也按周禮季春出火季秋納火蓋火出于辰伏于戌死于酉詩曰七月流火言火之流于西也火本炎上之物流于西則爲金所伏屈而不伸屈則變爲災矣祀金神者欲火之伸使不爲患也神以華光名者金本燦燦之質華光卽燦燦之謂也況艮爲少男介居西北（先天艮在西北）正爲金旺火衰之地觀神之形狀器服可見世以爲火神誤矣且火神另有專祀又何以華光爲也道家言神姓陳爲元武將官其亦取金水相生之義與

城隍

城隍之名見于易又記曰天子大蜡八注言蜡祭八神水

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卽城隍之祭也而廟祀則莫究其始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祀典所無惟吳越有之然成都城隍祠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爲然又蕪湖城隍廟建于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文皆書于史又非唐始有矣迨宋以來其祠遍天下錫額封爵至附會一人以爲神如鎭江慶元甯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皆以爲紀信龍興顧袁九江吉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爲灌嬰明自洪武三年詔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皆革去其後則南京以八月祭北京以五月十一日祭謂是日爲神誕辰廣州以七月二十四日爲誕辰粵東省會向稱府城隍其祀以太守主之雍正間觀風整俗使焦祈年奏請改都城隍然後司道督撫始皆展謁

家廟

說文云廟者貌也尊先祖貌也古今注云所以彷彿先人之容貌也則古原有遺像追享之事或以爲影堂起于後世非也胡敬齋曰廟所以藏祖考神主不可不立古者庶人田地居址皆君上所制僅可營生藏身故祖廟難立但薦于寢今之富家田地基址朝廷無限制多者數百畝固當割田以奉先推財以立廟矣寶要云凡仕有祿食居有多寡隨宜但給祭用可也立約聞官不許典賣世世共守推家之賢能者司之毛西河曰古廟祀之禮自天子七廟外諸侯大夫以漸而降而士庶則或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或一或祭于寢夫一廟止禰卽已不得及其祖而況無廟而祭之于寢則祭禰之外更有何及然則高曾之祭惟諸侯大夫有之而況由高曾而上者也古無合祭先代之典今則諸侯大夫士皆不立廟其立廟則皆族屬衆多者合金錢爲之若鄉社然而其所與祭之數則無分祖禰高曾爲神爲鬼凡始祖以下祖禰以上族有死者皆入焉吾聞漢無廟制自魏晉及唐亦漸以官階差次爲世數升降之等彷彿乎古之立廟然者而其後不可考也漢書張安世及霍光傳將作穿復土起冢爲祠堂故司馬温公謂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于墓所唐以後士大夫始各立家廟若所傳家廟碑先廟碑之類宋仁宗慶歷元年詔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因循觀望不果行皇祐中用蘇頌議考唐人寢室燕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著爲令其後高宗紹興甯宗嘉泰嘉定諸年每爲秦太師韓平原郡王史丞相輩歷請立廟而士大夫無朝命不得私建且恥踵其事而家廟之制仍未有定　夫族之大者亦原有子姓通籍可等于諸侯大夫及士官師其立廟亦不爲僭而獨是三代以前世爵世祿故立廟以世而今則爻爲大夫子忽爲士子爲官師孫忽爲大夫則朝而增焉夕而減焉時而廢墜卽時而修舉楹桷成毀既不勝其煩難而胙爨出入亦茫然無所依據吾故曰禮由義起制以情通彼夫合祠而比祀抑亦孝子仁人之用心然矣

顯祖顯考府君碩人及妣之上皆加一皇字逮元大讀禮通考曰古人于祖考及妣之上皆加一皇字逮元大德朝始詔改皇爲顯以士庶不得稱皇也不知皇之取義美也大也初非取君字之義詩楚茨先祖是皇朱註皇大也君也輔氏慶源曰君卽是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府君之謂乃人子尊祖考之詞非以爵稱也而當時乃以此爲嫌何也其在于今則相沿既久自不必復用皇字矣又馮善家禮集說或問無官者則書處士秀才而下復可書府君否曰按祠堂章有事則告條下註云有官者皆書封謚無官者則以生時行第稱號加于府君之上是則庶民皆可稱其先爲府君也又姚燮家規通俗編曰朱鹵菴題無官神主稱處士湛甘泉告祖文稱曾祖處士府君邱文莊輯家禮亦稱處士府君二公達禮者鄭介菴作無封婦人誌稱碩人處士非嚴光徐穉之流本不易稱但舍此無以順孝子之心碩人既可稱于誌則主亦可稱也故皆從之

影像

萬氏斯大曰古禮有畫像之事而後世亦有之溫公以爲非古故于書儀止載魂帛依神而朱子不改愚則謂繪畫自古而有書言乃審厥象以形求說特當時無有子孫繪其祖父者故聖人不著于經後世圖功臣圖賢哲往往見于紀載而謂子孫獨不可繪其祖父此不近人情之論也且古禮不有尸乎以孫像祖事死如生古人自有深心然行之今日未有不視同兒戲者昌若傳神楮墨子孫歲時瞻拜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實有洋洋如在者乎噫亦思像果何害于禮而必欲避其名乎

墓祭

王伯厚曰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始有上陵之禮然孟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墦間之祭趙註謂郭外塚間也已可爲古墓祭之切證閻百詩曰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而逮親存也此墓祭之見于子者周本紀武王上祭于畢文王葬地也此墓祭之見于史者周禮塚人凡墓祭爲尸此墓祭之見于經者豈得以墓祭爲非古乎按墓祭始見曾子問然非常典卽漢魏而下亦或行或罷自開元二年敕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爲恒式胡三省謂但許士庶行之而人君無此禮至五代會要言後唐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其後襲而行之歐陽公五代史所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正謂此也

古墓祭用寒食

毛西河曰二十四氣之名不顯于經惟倪寬正朔議有云黃帝建氣物分數氣者二十四氣也其中啟蟄霜降諸名雜見月令左傳夏小正諸書而不能全見獨漢志孝經緯始全載入一本之太初歷是太初以前清明未顯焉得有清明上墓之事惟寒食上墓則六朝初唐蚤有之如李山甫沈佺期寒食詩皆有九原報親諸語原不始開元二年之敕蓋寒食上墓前此所有而開元則始著爲令耳若清明則自六朝以迄唐末凡詩文所見並不及上墓一語沿及五代吳越王時羅隱有清明日曲江懷友詩始有二年隔絕黃泉下句至宋詩則直曰清明祭掃各紛然竟改寒食爲清明矣按寒食節名見于魏武令司馬彪續漢書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荆楚歲時記與清明相隔一日相傳自冬至一百五日爲寒食一百六日爲清明元微之詩初過寒食一百六是也二節本相連而歷家祇取清明諸節編入歷中至寒食上已諸節皆不之及因之世但知清明而不知寒食遂漸漸以寒食上墓事歸之清明理固然也則是墓祭大禮三古所有而清明之節又復列代相因展轉有據家祭之外必當墓祭誰曰墓祭非古乎

前代陵墓守戶

漢高帝十二年詔秦皇帝楚隱王師古曰陳勝也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及魏公無忌皆與戶守冢自是魏明帝景初二年宋武帝永初元年齊明帝建武二年梁武帝天監六年魏高祖太和二十年孝明帝熙平元年隋煬帝大業二年皆詔禁前代陵墓不得樵牧或言修理灑埽惟唐太宗貞觀四年詔自上古至于隋室諸有明王聖帝及賢臣烈士邱壟每加巡簡禁絕芻牧春秋二時爲之致祭明洪武九年遣國子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分視歷代帝王陵寢禁樵牧設守戶每年一遣使致祭其後每登極詔書並有此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十九

譚瑩玉生覆校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十九目錄

天子宗法
太子世子
大行
奪情之非
喪事鼓吹用夷禮
子執出家父母喪
度牒
張眞人賜號
女巫
天主教
親王班次
大喪儀
遭喪不祭
喪葬之惑
師友心喪
僧道制服
賜僧道官
巫覡自僭名號
三教
毀淫祠

蠡勺編卷三十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天子宗法

三代無稱宗者祇殷以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謂之三宗而漢後遵之當時議禮者確守祖有功而宗有德一語因以開代有功者稱之爲祖而其餘有德則概以宗稱之如西漢以高祖稱太祖孝文稱太宗孝武稱世宗東漢以光武稱世祖孝明稱顯宗孝章稱肅宗皆定之爲百世不祧之名而餘俱無之自李唐變制祇以開代一君名之爲祖而其餘俱名以宗此是何故蓋以爲祖宗二字肇于祭法祭法重宗宗則必以天子之身當之與開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代創起以功立號者不同故創起之君諸侯士庶與匹夫而興者皆可稱祖而宗必身爲帝者是以祭法三代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則祖與宗皆帝也殷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則祖皆非帝而宗則必帝誠以三代宗法君卽是宗除一祖之外餘皆爲宗不惟前君爲今君之宗而今君卽後君之宗是以身稱宗前後君皆稱宗而君宗之外則伯叔兄弟幼子童孫皆不得與君爲宗而別立一宗以分之所以君之嫡弟無嫡則長庶弟分爲大宗而君之庶弟與大宗之子之支庶弟又分爲小宗而必不敢與人君之一宗相爲族屬蓋君無共宗宗無共稱一君一宗若是其嚴且重也見毛西河辨定大禮議

親王班次

宋朝儀親王班次在宰相之下樞密使之上至明始不與羣臣齒列爲得體其于文武大臣投刺作書或稱王或稱別號無稱名者自分宜當國而親王稱名矣至江陵當國稱晚生矣甚而其時之襲封者稱門生矣其褻越不已甚乎沈文慤編　國朝詩別裁集誤　諸王名次雜羣臣中

高宗皇帝命　內廷翰林重校移冠集首所以尊國體凜臣職也

太子世子

白虎通云天子之子太子諸侯之子世子然春秋傳王世子會于首止是天子之子亦稱世子晉有太子申生鄭有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太子華齊有太子光是諸侯之子亦稱太子然則太子世子古所通稱自漢制始分屬矣

大喪儀

唐書禮樂志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徙其次于第五而李義府許敬宗以爲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其國恤一篇由是天子凶禮闕焉至國有大故則臨時采掇附比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開元禮及新唐書皆不載國恤惟杜氏通典有之然所載止代宗之喪禮說者謂代宗之崩顏魯公爲禮儀使意此禮卽顏公所定而通典收之故其儀注悉備如此徐健庵曰儀禮十七篇但有士之喪禮而天子大喪無之禮記則間載一二而始末不全無從考見周禮之所載者不過諸司職掌而已亦無以考其行禮次第至杜君卿通典鄭漁仲通志諸書尙條貫闕如惟黃勉齋續儀禮經傳通解以小戴禮喪大記爲主而博采諸書以足之最爲詳盡然又不專主大喪而諸侯大夫士之禮雜陳其中馬貴與文獻通考去勉齋之繁蕪而按喪服次第以禮經條列之雖未能粲然大備然古禮原殘闕不完則後人編輯不過如是而已

大行

魏孫毓曰大行之稱起於漢氏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初崩未謚而嗣帝以立臣下所稱辭宜有異故謂之大行言其有大德行必受大名若稱謚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遭喪不祭

徐健庵曰遭喪不祭禮有明文矣王制則言喪三年不祭小記則言喪者不祭曾子問則兩言緦不祭儀禮則言有死于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雜記則言如同宮雖臣妾葬而後祭是皆遭喪不祭之顯證也左傳曰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服虔註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禘于廟焉此正論也杜預喜其言與己古天子無三年喪之說合遂竭力敷衍謂卒哭之後四時常祭如舊若是將儀禮禮記之言皆不足信乎愚以爲左氏之意蓋謂祔後練祥禫之祭特祀死者于主至除喪之後乃始遷主于新廟而行烝嘗禘于廟爾豈謂喪服之內亦行烝嘗之吉祭乎且左氏原爲作主立傳則必專指新死者而言何爲泛及于他廟之常祀故知傳所謂廟乃謂喪畢遷主之新廟而非祖宗昭穆之舊廟也所以爲是言者蓋卒哭而祔但祔祭其主于祖父之廟祭畢反于寢而死者未嘗有專廟故止可稱主而不可稱廟至喪畢而入新廟始可專享一廟之祭故曰烝嘗禘于廟左氏之意本明何嘗謂喪內可行祭禮乎杜預建太子短喪之議爲時人所訾必欲求伸已說未免牽合附會而不知與儀禮禮記實相悖也又曰遭喪不祭固禮之大經然而人有貴賤之別神有內外之分喪亦有內外之異則又不可以無辨後世惟天子之禮廟堂時或議之卿大夫以下則鮮議及之者蓋其時喪不成其爲喪祭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不成其爲祭故無可得而稱述也程子之言曰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可也今人百事如常奈何獨廢祭善哉言乎然欲從俗而竟背乎古則人情亦有所不安張子有言三年之喪期可祭期之喪既葬可祭緦功之喪踰月可祭準情度禮此爲得其衷矣

奪情之非

禮曾子問篇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註云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故春秋亦紀晉襄公墨衰之事漢唐以來遂藉口而有起復之禮宋制凡文臣諫舍以上武臣刺史以上皆卒哭後恩制起復其在切要者不候卒哭內職遭喪但給假而已願終喪者亦聽京朝幕職州縣官皆解官行服亦有特追出者徐健庵曰朝廷敦風教之本當自大臣始豈有寬于大臣嚴于小臣之禮縱朝廷嚴爲之制猶恐有貪位忘親如薛宣翟方進其人者靦顏居具瞻之位而不肯去又況導之短喪彼無恥之輩復何所顧惜而不忘哀就列乎故其時之不肖者固不必言即有修飭之士亦靡然從之而不以爲恥自富鄭公力辭起復鄭公以母喪去位時久無宰相持喪者公復抗疏上知其不可奪乃已後之爲執政者始不敢冒奪情之名而靦然就職賢者之有益於人國豈不鉅哉

喪葬之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竹垞先生撰吳周瑾葬經廣義序曰孝子之葬其親非欲人之不得見而已必爲之測量水脈候土驗氣以厚死者而安其體魄焉故曰三月而葬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古之葬者冢人營之墓大夫掌之其後周禮既廢冢人墓大夫不司其職則不得不取信于葬師之言其人每變亂他人之是非以營己之利學士大夫未暇深究其義鮮不惑焉至土溓水漬又從而遷之嗚呼爲人子者苟能審夫測量候驗之說比化者體魄得安雖未必興福于子孫庶葬焉可以勿悔也洪稚存曰喪葬之制古今人惑雖不同然其爲惑則一也古人之惑一棺之費累及千金一壙之幽藏及百物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明人子之心也是其惑尙近于愛親今人之惑營一塚之地或遲及十年謀一穴之吉必訪及百輩于是有至曾元之時尙未及葬其高曾者大率貧賤者尙易而富貴者益難富貴而骨肉支派少者尙易富貴而骨肉支派多者則愈難至有兄延一客弟聘一師兄購于南弟營于北始則各不相謀繼則各以爲是喪庭出而復返卜日成而屢移其故云何則祈福之念十倍于愛親之心爲子孫之謀百倍于爲祖父之計也是則古人之厚葬尙近于愛親而今人之營塚則實欲爲己謀爲子孫謀耳

喪事鼓吹用夷禮

宋史章頻傳頻爲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駕櫜駝載至中京斂以銀飾棺具鼓吹羽葆吏士衛送至白溝河按東莞李用字叔大當宋末時使其壻熊飛起兵勤王而身浮海至日本以詩書教其國人及卒王以鼓吹一部送柩歸里人榮之名過洋樂相傳粵喪用樂由此始

師友心喪

徐健庵曰聖人制喪服所以序倫紀也在昔司徒敬敷五教一曰父子有親故父母爲斬衰齊衰之首二曰君臣有義故君服次之三曰夫婦有別故夫妻之服又次之四曰長幼有序故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又次之五曰朋友有信宜亦有服而不著也獨見于記中曰朋友麻註云弔服加麻也其服素弁環絰疑衰布裳旣葬除之至于師弟則尤重矣欒貞子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蓋亞于君親矣乃并不列于五倫何與說者以爲蓋統于朋友之中矣然則師弟與朋友若是班乎曰非也友之名與義皆非可輕也有父事之友有兄事之友若父所交友則固非吾所得友也然其名不過執友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師以傳道尤必待友之相成友顧不重與且夫朋友可以該師弟師弟不可以該朋友猶夫長幼可以該尊卑尊卑不可以該長幼也此立文之體也孔子之喪二三子經而出經必素弁矣必疑衰矣此師弟之服見于朋友之說也聖人又以爲師之恩重未足以報也于是乎有心喪

爲師心喪三年如事父爲朋友心喪期年如事兄所示差等焉然則何爲不明著其服而謂之心喪也曰是有微權焉鄉塾歲更師學校無常師醫巫百工皆曰師若友之族則益衆矣盡人而心喪之不滋僞乎心喪者生乎心者也苟其心有不得已焉則喪之可也由是門生爲舉主故吏爲舊君治民爲守令以及親屬之厭于所尊而不得遂者皆可與于心喪之數也又曰濂洛關陝諸大儒相繼而興一時從遊之士遍于海內其所以事之者迥異于常師暨其卒也宜必有制服行喪者今遍考伊洛淵源錄名臣言行錄及宋史道學儒林諸傳實寥寥罕聞焉何諸賢之事師反不若漢之經師也豈當時果不爲制服耶抑有之而傳者失記耶吾觀呂與叔之傳初不言爲師心喪而胡文定之書言之則知有而失記者多矣不然不幾令人疑洛關諸高弟爲薄于其事師之禮哉

子執出家父母喪

柴氏紹炳曰人子于父母有出家離俗者是其剃染之日業告絶于祖禰矣爲子孫者不能挽之于生前而于死後復引而近之一旦使圓頂方袍之屬得復與于同宮祔食先人有知豈不貽之恫且羞乎（勝國士大夫多託于名義髡髮以出世者身後或有是事故柴氏有是言也）況彼出家者誠欲了死生空諸一切且不貪人天供養惡用世俗香火人戀戀不舍哉人子處此當執喪死所葬無首邱制服廬居設主別室稱考妣而不得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書故官位封號以別之庶幾亡于禮者之禮耳

僧道制服

金史章宗紀明昌三年尚書省奏言事者謂釋道之流不拜父母親屬敗害風俗莫此爲甚禮官言唐開元二年敕云聞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親是爲子而忘其生傲親而狥于末自今以後並聽拜父母其有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準常儀臣等以爲宜依典故行之制曰可明律凡僧尼道士女冠并令拜父母祭祀祖先本宗親屬在內喪服等第如斬衰期功緦麻之類皆與常人同違者杖一百還俗徐健庵曰二氏之徒自以出家離俗竟不爲親屬制服彼其本教固然也今乃使之行服雖非二氏之本教其于敦厚人倫化導異類固甚盛心也第不知唐之世曾以此條載之于律否觀元宗特頒此詔則律文之不載可知矣至明之定律遂以此條入之豈不尤爲度越前王哉有司教之責者勿徒以虛文視之而違者一繩以法庶幾扶翼世教之一端也

度牒

趙耘崧曰宋時凡賑荒興役動請度牒數十百道濟用其價值鈔一二百貫至三百貫不等不知緇流何所利而買之及觀唐書李德裕傳而知唐以來度牒之足重也徐州節度使王智興奏淮在淮泗置壇度人爲僧每人納二絹即給牒令回李德裕時爲浙西觀察使奏言江淮之人聞之戶有三丁者必令一丁往落髮意在規避徭役影庇貲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產今蒜山渡日過百餘人若不禁止一年之內卽當失卻六十萬丁矣據此則一得度牒卽可免丁錢庇家產因而影射包攬可知此民所以趨之若鶩也然國家售賣度牒雖可得錢而實暗虧丁田之賦則亦何所利哉

賜僧道官

舊唐書高宗調露二年賜玉清觀道士王知遠爲太中大夫後聞葉法善名徵詣京師詔入禁中盡禮問道睿宗卽位謂法善有冥助功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又贈其父慧明爲歙州刺史（唐書方技傳法善括蒼人三世爲道士）夫以一道士而位之卿尹爵之上公贈及泉壤名器之濫不已甚乎由是開元二十年相州刺史章濟薦張果入宮元宗又以爲銀青光祿大夫其視改集仙殿爲集賢院時大不侔矣及代宗以胡僧不空爲特進大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司空謚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遂爲後代沙門授官之祖（此本容齋三筆然當以後魏沙門法果封輔國宜城子加侯爲浮屠封爵之始）宋元豐三年詳定官制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少卿者後以試卿者改賜三藏大法師試小卿者賜三藏法師又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四字並冠以譯經三藏南漢劉鋹亦多賜僧官有內殿大僧錄教中大法師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者有都監住持秀華宮使上將軍上柱國某伯食邑十萬戶者見光孝寺鐵塔識元武宗以西僧教瓦班爲翰林學士承旨仁和沈梅村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玉堂仙掖中此禿可謂破天荒矣

張眞人賜號

張道陵光武時人（邵氏見聞錄謂順帝時人續通考謂章帝和帝時人）善以符治病眞靜先生（邱文莊公謂此張氏賜號之始）徽宗崇甯二年賜張繼先號虛靖先生然亦未有階品自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賜張宗演爲靈應冲和眞人始給三品銀印明洪武元年張正常入賀卽位太祖諭宰臣曰元人不知義理稱爲天師（寇謙之嘗言繼道陵爲天師故世俗稱天師元時亦號眞人耳）夫天豈有師可改授正一嗣教眞人錫以銀印秩視二品設寮佐曰贊教曰掌書隆慶間并革眞人止稱提點萬歷初復之（俗至稱爲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眞君）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張繼宗具疏請卹無賜卹致祭之例應不准行其恩詔誥命應如所請得旨張繼宗見號眞人卽着照所襲銜給與誥命一切僧道不可過于優崇恐日後漸加縱肆或致妄爲也 聖祖睿見可云邁越前古矣

巫覡自僭名號

漢臼石神君碑陰凡主簿十六人祭酒六人都督一人非官府僚屬也乃巫覡所自相署之號耳故隸續有米巫祭酒張普碑亦然蓋當時習俗有此名目

女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國語觀射父對楚昭王絶地通天之問曰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故周禮春官男巫女巫皆司巫之所屬孫偉夫謂祠祀禬禳本天道之不可測人心所不能已者聖人設立巫祝領以禮官則非其鬼而祭之者自絶後世寖失此意以感召之舉徒望之愚婦人漢因秦滅學祠祀用女巫後魏郊天女巫升壇搖鼓甚而孔廟之祭亦進倡優典禮陵夷于斯爲甚見魏書高祖紀由是廣張罪福以資誘脅人主不察往往使闕入宮禁宋元嘉末嚴道育自言能役使鬼物元凶劭令東陽公主託云善蠱召入號曰天師後遂爲巫蠱以玉人爲上形像埋于含章殿上覺劭乃弒帝見宋書二凶傳五代史南漢世家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身呼後主鋹爲太子皇帝國事皆決于胡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乃言澄樞等皆上天使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尋致亡國見宋書二凶傳

三教

朱竹垞曰始爲三教之說者誰與其小人而無忌憚者與生民之初草衣而血食露處而野合聖人者出教之田里教之樹畜養生之本既具然後修道以明之其理身心性命其治家國天下其端禮樂刑政其文易詩書禮春秋蓋自庖羲氏作而伊耆軒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數聖人損益之而教已大備初未嘗有所不足必待佛老之說以濟之也佛老者持過高之論行不近人情之事不耕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則無食不蠶則無衣無男女則生人之道息無上下則紛爭之漸起以彼之說行之國中蓋有時而窮則相率聚于中國食人之食居人之廬陽叛聖人之教之利愚者不察遂惑其說至等聖人之言而陰收聖人之教之所奉者一而我之所奉者三曾彼之不若矣且所謂教者何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而已矣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故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忠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彼二氏者既已弃絶其人倫事物之常將何以副教之名哉世之儒者誦聖人之言而安于三教之目其亦罪人矣夫

天主教

大西洋諸國悉奉天主耶穌教而耶穌生于女德亞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于歐羅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閱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歷九年有意大里亞國人利瑪竇始汎海九萬里抵廣州之香山澳又令其徒王豐肅陽瑪諾等居南京倡行其教于萬歷二十九年因天津河御用監少監馬堂始以方物獻并進天主及天主母圖行李中有神仙骨神宗命給廩賜第秀水朱文恪公疏謂寄住二十年方行進貢與遠方慕義獻琛者不同且所貢之圖既屬不經然既稱神仙自能狥舉安得遺骨乞速勒歸國勿許潛居兩京與內監交往致別生支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眩惑愚民不報會西洋人湯若望以其國推步之法證大統歷之誤徐宮保光啟篤信之借宣武門內首善書院作歷局天啟元年鄒忠介元標馮恭定從吾同官都察院都人建首善書院于大時雍坊爲講學之所二年御史倪文煥詆爲僞學因毀先聖栗主燔經籍于堂中踣其碑至是改爲天主堂而書院遂廢遂踞其中更名天主堂其教乃沾染中土

毀淫祠

魏武帝爲濟南相毀劉章廟及秉大政普加翦除世之淫祀遂絶至文帝黃初五年十一月詔曰叔代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明帝青龍元年又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晉世祖太始元年十二月詔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而當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也故史爲而無媿詞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代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其幸妖妄相扇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典具爲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報而奸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廳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普皆毀絶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847
236

蠡勺編卷三十

譚瑩玉生覆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